洛學編

癸丑冬湯子荆峴洛學編告成索老夫一言以弁其首余惟洛爲天地之中嵩高聳峙黄河亘延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秘而渾穆醇龐之氣人日由其中而不知是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至二程氏兩夫子出斯道大明人知所趨舍學者於日用倫當

至庸極易之事當下便有希聖達天路徑是道本於天而學寄於人益洛之有學所以合天人之歸定先後之統所關甚鉅也厥後㑹而復明絶而復續學問淵源天中尤盛宋興伊洛元大蘇門至有明而兩河八郡各有傳人余移家夏峰每懷往哲帳

微言之未泯喜絕學之當新湯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病請致孜以斯道爲已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表前賢以勵後進如射者之趨的必括於度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靈叩

之使覺千載上下南海北海心同理同又
何有於洛與濂關閩耶若學以希聖爲諧
而其最初發志一直便向希天上至其中
道路之迂曲識見之偏全自不能強之使
同迄証所歸川流者以此敦化者以此自
不得有異也我輩生諸賢之後教澤在望

蘋藻常修誠屬厚幸聾瞶老生睹此編之成不禁喜躍爰題數語以識湯子興學之功云

康熙十有二年歲次癸丑季冬既望九十叟孫奇逢拜題於夏峰山房

凡例

一關學編首列聖門諸賢按七十二子中宋衛陳蔡約得十有六人因系統聖門不敢以方域論故前編斷自兩漢正編斷自程子

一漢初經師多出齊魯修明周禮惟有緱氏至戴聖刪定禮經王弼注疏大易俱有功聖學一以治行不檢一以祖尚老莊並罷從祀故不敢與緱氏諸賢同列前編

一橫渠世家大梁父知涪州卒於官諸孤皆幼遂僑寓郿縣則橫渠實中州産也藍田呂氏原籍汲郡

因久列關學俱不敢附入河洛正學收薛西原考西原原籍偃師生長亳州亦猶藍田呂氏也槩不敢泛入

一薛文清公本貫河東發解中州平生師友半在河洛實中州明儒之宗故詳列其傳使學者有所考焉非敢扳附名賢以自增重也

一此編原爲論學而作非同史傳故雖勳業烜著節義凜烈不敢泛入卽編中諸儒有功績繁重者亦不能備載以自有史傳可備採覽也

一事實俱本原傳間取門人紀述不敢妄加增删懼

失實也

一平日聞見寡陋又屛居荒野典籍闕略搜羅未廣
有生平仰止最切而全傳未得止採邇誌數言殊
覺寥寥至語錄文集兵火之後訪求爲艱有家藏
善本倘肯惠教總成全書亦善與人同之意也

一
昭代崇重理學名儒輩出中州嗣續瀕洛定不乏人因
時日尚近著述多未行世俟事久論定另有編輯

洛學編目次

前編

漢

唐

宋

穆伯長先生 修

正編

宋

洛學編卷之一

雎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較刊

前編

漢

杜䋚氏先生

杜先生子春河南䋚氏人治周禮漢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讖時賈逵鄭衆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玄亦作周禮訓詁皆祖子春云

鍾𣲘文先生

鍾先生興字次文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重復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于官

鄭仲師先生

鄭先生衆字仲師梁人也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

世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殷中衆謝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邊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往衆至迺令衆拜衆不爲屈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乃止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遣使報之衆上

疏諫不從復遣衆衆不得已既行在道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繫廷尉會赦免後帝見北使來者得衆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拜中郎將遷武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以清正稱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

服子慎先生

服先生虔字子慎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若干卷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漢靈帝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客行病卒

唐

韓昌黎先生

先生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先生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先生亦奏言淮西連年四向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爲行軍司馬先生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

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先生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寛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謝帝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爲民害爲文祝之其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悉計庸得贖所沒者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

隸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先生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令度事從宜無必入先生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先生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先生曰以為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

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先生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先生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先生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先生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先生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

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先生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先生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經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誘勵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與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常以爲自魏晉以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

不復振也矣故所爲文務返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王政不綱文弊質窮𡒄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刓以樸剗僞以眞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

誅排艱恤孤矜拂婾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唱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宋

穆伯長先生

先生名修字伯長汝南人師陳摶傳其易學圖書象

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先生得之後以授
李之才之才授康節邵先生而易學遂大著宋初學
者方從事聲律習爲駢儷摘裂譔爲時文以相誇尚
先生獨倡爲古文河南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
秋學遂以古文經學名天下其後歐陽蘇曾相繼文
章上接兩漢者由先生倡之也性嚴少合有題其詩
于禁中壁間者真宗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
誰詩或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
謂曰此人行不遜文由是上不復問先生與謂有布
衣舊謂赴藥濟先生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先生當

先致禮竟不一揖而去故謂銜之登進士第爲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稱曰穆參軍云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丐于所親得金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先生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而世亦以此知習韓柳文云

洛學編卷之二

睢州湯斌潛菴輯　曾孫　定祥重校刊

正編

宋

程明道先生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珦大中大夫先生生而神氣秀爽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隨所在果得之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時與弟伊

川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厭科舉之業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二十六舉進士調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監司州將未敢發聞先生至輒宣言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貪君之祿詎忍爲盜苟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私償所盜卒以善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守令莫敢禁

止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再調上元主簿上元田稅不均先生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不下數百先生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頼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禀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人遂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始至見人持竿粘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爲自是邑民不敢畜禽鳥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某常媿此四字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

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僞無所容凡孤煢
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
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
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
俗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
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
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扣門稱有殺
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改著作佐

郎爵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上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時王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上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為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與做箇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于早而戒

于浙一日上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惟開陳詳説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説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安石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又曰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民心今

參政若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詈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藁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為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為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

下亦須兩分共䍐可也既而除京西提刑改差鎮寧軍節度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坊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坊請于朝命以八百與之天方大寒坊肆虐衆逃歸州官畏坊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坊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

遣後助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于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懼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一夜馳至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衆皆感激自效數日而合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遂求監局便養監洛河竹木務用薦改太常丞神宗猶念之不置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王安

石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建言佳士後以星變應詔論朝政益切還朝差知扶溝縣事會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諸邑供帳競務華鮮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

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與衰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與起斯文爲巳

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向則不知
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又
言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
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
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
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
若滄溟之無際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
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
動有常爲學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

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衆矣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

如羣飲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敘病世之學者捨近趨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至于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怨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卒得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謚純公從祀孔子廟庭

程伊川先生

先生名頤字正叔年十四五與兄伯淳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述王道黜世俗之論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因遊太學時海陵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驚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與伊川鄰齋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尋召赴闕除秘書省校書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命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疏經筵三事其一謂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宜選

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從容訪問不獨漸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伺上在宮中動息必使經筵官聞之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故事署月輟講又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朝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

預戒兾感動上心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
判登聞鼓院先生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
也若營營于職事紛紜于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
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
義外反覆推明務歸于啓沃帝在宮中行潄水避蟻
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此此惻隱之心也
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
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
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嫌名中官以黄覆之
講畢進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痛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矣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經筵中得范淳夫爲善也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非謂然也頤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開陳是非悟主心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色莊或問曰君之

嚴祀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而後受命顧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彥博嘗與呂公著范純仁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

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由是大臣多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錄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此乃族子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

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徑去不顧在涪注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還洛容色鬚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姧黨論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

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嘗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年七十二年校其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嘿然曰吾以忘生狥慾為深恥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先生天性端嚴學

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
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重
有體肅如也葢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
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則異故明道嘗爲
條例司官不以爲浼伊川爲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
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言西監一狀校計
如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
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
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葛安國
曰昔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

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何如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却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游酢楊時來見一日伊川瞑坐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伊川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

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後日事矣

邵康節先生

先生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祖德新遷衞漳父古徙共城後徙洛爲洛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名于當世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於是
先生盡受其學嚴事之即旅宿飯必禰坐必拜也彌
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凡數
年道既通慨然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
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幡然來
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結廬洛上蓬蓽環堵不蔽
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名其居曰安樂窩
講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
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淸明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
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常大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為我家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至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望至尊重在洛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之退輒太息以為內

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問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德篤行具爲郊里所欽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善毋使司馬端明郎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若操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時州府以更法故家食貧至經月無酒不能餉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笑謂司馬光曰死生亦常事
張載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堯夫
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載曰
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
以爲力願自主張堯夫曰無可主張者伊川又問從
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
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人傳有
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
州也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

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眞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

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黙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淳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按謚法温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晩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呂原明先生

先生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先生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

坐也焦千之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千之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方略降顏色時先生方十餘歲即從之遊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既又從胡安定於太學後遍從孫復石介李覯遊始與伊川俱事胡安定先生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橫渠皆與先生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先生亦未嘗專主一說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簡徑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

爲本躬行爲實不尚虛言不爲異行以恩補官元祐中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初復官知單州召爲光祿少卿直秘閣知曹州尋奪職知相州邢州奉祠晚居宿州眞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如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黙坐沉思遺忘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能嘗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仲父舜徒守官會稽人

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又云後生初學自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政和中卒年七十八子好問資政殿學士孫本中字

居仁少從楊時游酢尹焞遊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孫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尹彥明先生

先生名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少孤事母陳氏至孝為舉子時教授蘇昞一見奇之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邪先生疑之一日昞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先生有省遂往見伊川受學伊川告以敬問敬曰主一之

謂問主一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紹聖初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嘆曰吾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某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在未容廢祿仕也先生歸白其母母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復應舉四方學者及伊川門必令先詣彥明開誘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授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大觀中諫官范致虛言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錮勿用

先生深自韜隱而聲聞益盛靖康初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召至京師梅執禮呂好問邵溥胡安國合奏乞特擢用先生度時不可為力謝病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先生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建炎四年劉豫卑辭厚禮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先生夜為赴水自沉者得亡去徒步奔蜀至閬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也闢三畏齋以居人罕識其面紹興五年侍講范冲舉以自代召赴行在再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張浚力請召至七年授崇政殿說書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

輔誣程學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焞厠經筵所敷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言焞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詔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思卿久矣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而喜曰聖主也道幾有行乎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除秘書少監頃之乞歸

田里不允上諭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領袖亦是朝廷氣象冬時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呂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朱震疾亟薦先生自代趙鼎亦推先生可以繼震九年除先生左通直權禮部侍郎是時秦檜力主和議先生在病中上疏力諫以爲不可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力辭乞歸得觀祠而去次年乞老寓會稽十二年卒方赴召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

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其純至如此所著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行世年七十二

謝顯道先生

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良佐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謂之曰賢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曰且靜坐良佐質小嚮然誠篤每理會事未深徹其顙有泚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

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初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明道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良佐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明道許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後卒業伊川所伊川問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有是理賢發得太早在於是良佐孜孜於省克甚力管簿自

記日用言動禮與非禮以自繩嘗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與伊川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艮佐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試於太學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耳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以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

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良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對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安國問何也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建中間召對除書局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

面下工夫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又言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之得善筆愛之欲書令壞乃已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多從佛學惟良佐與楊中立不變曰惟謝楊二君長進晚益平實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太學博士朱震請敎良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私念今日晷迫暮何從得欵侍說論語乎已飲之酒數行起居游語如常

已忽掀髯曰聽說論語舉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德一部論語盡於此或問良佐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又問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並無健羨心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世謚文肅

張思叔先生

先生名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

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傳呼道路先生嘆羡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先生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勸勉之後能文入縣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爲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巳官洛中先生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先生年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嘗謂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後窮理造微伊川甚許之妻以族女學者從之漸

衆尹焞嘗謂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下解悟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先生長於爲文又善辨事伊川沒一年先生亦沒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到今日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

劉質夫先生

先生名絢字質夫河南人髫亂卽事兩程先生受學明道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未易保也斯人之志

吾無疑焉以祖蔭爲壽安主簿遷潞之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先生又誠心愛利丁母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太學博士先生明粹溫恭孝弟樂善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旣病謂李端伯曰吾病每眩瞀但正心端坐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治春秋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殁尚以例類質與士大夫啓手足自盥頮安然而逝先生在

程門與人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先生
及端伯有力焉伊川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
易惟劉絢庶幾似之謝上蔡云向見程先生言春秋
須廣見諸家之說其門人惟劉質夫得先生意旨最
多

李端伯先生

先生名籲字端伯洛陽人才識頴悟舉進士元祐中
爲秘書郎閎肆開發伊川謂其才器可大受與劉質
夫相繼卒伊川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又云明道語
錄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將不敢改動或

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顴卻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都是朱子曰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所得尤粹時洛陽有孟厚字敦夫從伊川學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曰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一日伊川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敦夫見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厚所願見如思叔莫不必見否和靖曰只不必見思叔之心便是不必見焞之心也後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朱公掞先生

先生名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溫公薦入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嘉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召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戶祝之改潞州鄰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飲食之至不暇食遂病卒先生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程先生於洛服行

所聞造次不息見善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謁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渙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隅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家人惇睦無間言為人方正望之可畏而即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為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既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纏縛于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裕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

其没也正公祭之文以為篤學力行至于没齒不渝
涖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
尚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邵伯溫先生

先生名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聞父教出與司馬
君實呂晦叔二程子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習世務以
薦授大名府教授調長子尉初蔡確罷相邢恕自河
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詣闕恕召之先生謂
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
諾之先生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貽異

曰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謫確有定策功爲他日保家計康遂作書如恕指益以康爲光子得其言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遂力言確有定策功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康始悔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先生先生不往會當赴吏部銓明道謂曰吾危子之行也先生曰豈不欲見先公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子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其信也則人之佻怨反覆可志矣惇方興黨獄故以此諷之惇悚然出監永興錢

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先生見范祖禹于成平見范純仁于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徽宗卽位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除知泉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窺劍門先生與蜀帥盧法原合謀防守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常語子文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子文載家使蜀故免於難先生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

以宰相待之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欲薄其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劉安世王巖叟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先生游及相始贈秘閣修撰嘗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建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言盡先生出處云所著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辯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

程沙隨先生

先生名迥字可久寧陵人避靖康亂南徙餘姚登進

士歷知進賢上饒數縣嘗曰令與吏服食者皆民之膏血也胥不是思而橫歛害民鬼神其無知乎故政寛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賔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疑義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或上官所未悉者必再抗辨不爲苟止所著有古易考春秋傳文史評經史說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先生子絢曰敬維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人非獨章句之儒而已胥不一試而奄棄盛

時此志士所爲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也絢巴陵尉能理寃獄孫仲熊亦有名